中朝故事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中朝故事
作者：尉遲偓　南唐

南唐尉遲偓撰。偓履貫未詳。書首舊題朝議郎守給事中修國史驍騎賜紫金魚袋臣尉遲偓奉旨纂進，蓋李氏有國時偓為史官，承命所作。李昇自以為出太宗之後，承唐統緒，故稱長安為中朝也。其書皆記唐宣、懿、昭、哀四朝舊聞。上卷多君臣事跡及朝廷制度，下卷則雜錄神異怪幻之事。中間不可盡據者，如宣宗為武宗所忌，請為僧，遊行江表一事，司馬光《通鑒考異》已斥其鄙妄無稽，又路巖欲害劉瞻，賴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理一事，考是時鎮幽州者乃張允伸，非張公素，所記殊誤。又鄭畋鬼胎一事，與唐人所作《齊推女傳》首尾全同，而變其姓名，尤顯出蹈襲。然其時去唐未遠，故家文獻所記，亦往往足徵。如崔彥昭、王凝相讎一事，司馬光《考異》雖摘其以彥昭代凝領鹽鐵之誤，而其事則全取之。與正史分別參觀，去訛存是，固未嘗不足以資參證也。

卷上

大中皇帝多微行坊曲間，跨驢重戴，縱目四顧，往往及暮方歸大內。近臣多諫：「陛下不合頻出。」上曰：「吾要採訪民間風俗事。只如明皇帝未平內難已前，在藩邸間出游城南韋杜之曲，間行村落之舍，遇王琚閑話，果贊成大事。吾是以要訪人物焉。」一日到天街中，道旁見一人，狀若軍將，坐槐樹下石上，見上來，遽起鞠躬而立。上詰之，云：「姓趙，淮南人也。」問之，云：「聞杜悰相公出鎮淮南，欲往謁耳。」上曰：「舊識耶？」對云：「非舊識，始往投誠。」上曰：「公聞杜公何如人也？」對曰：「杜是累朝元老。聖上英明，復委用之，非偶然也。」上悅之，詰曰：「懷中何有？」乃一牘，述行止也。上留之，戒曰：「但留邸中伺候，杜公必來奉召。」翌日，上以狀授邠公，乃批云：「授淮南別勅押衙，終身獲厚祿焉。」其人感遇，人皆稱之。

宣宗，即憲皇少子也；皇昆，即穆宗也；穆宗、敬宗之後，文宗、武宗相次即位，宣皇皆叔父也。武宗初登極，深忌焉。一日，會鞠於禁苑間，武宗召上，遙覩瞬目於中官，

仇士良躍馬向前曰：「適有旨，王可下馬。」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，奏云：「落馬已不救矣。」尋請為僧，游行江表間。會昌末，中人請還京，遂即位。僖宗皇帝以咸通三年降誕，十四年七月十九日即位，年十二。左軍護軍田令孜輔翊於朝，僖宗呼為「阿父」，朝綱由己，人無敢言。每入對歇，皆自備兩牙盤果食，便對御前從容，良久而退，以為常式。數年後，扈從幸蜀，轉恣眦睚，殺害孔多。及翠華還京，不敢侍從。時令孜見陳敬瑄為西川節度，乃求為監軍而殂。

昭宗皇帝，即僖皇弟也。咸通八年丁亥歲降生，文德元年三月即位，春秋二十二。體貌端明，人望偉如也。雖運鍾艱險，智量過人。每與侍臣言論，商較時政，曾無厭倦。乾寧三年，鳳翔李茂貞與朝臣有隙，將欲搆難，犯干神京。上乃順動，欲幸太原，行止渭北，華州韓建迎歸郡中。上鬱鬱不樂，時登城西，齊雲眺望。明年秋，製《菩薩蠻》詞二首曰：「登樓遙望秦宮殿，茫茫只見雙飛燕。渭水一條流，千山與萬丘。遠烟籠碧樹，陌上行人去。何處是英雄，迎孥歸故宮？」又一曰：「飄颻且在三峯下，秋風往往堪沾灑。腸斷憶仙宮，朦朧烟霧中。思夢時時睡，不語常如醉。早晚是歸期，穹蒼知不知？」上戊午年還京。庚申歲，以中官多兇惡，欲去其用事者。十一月五日，為左軍軍容劉季述、右軍王仲仙、樞密使王彥範、薛齊偓擁禁兵，喚諸道進奏官偽上表，請上頤養遜位，扶上出東內，冊德皇監國。上明年正月一日反正，誅四輩，改天復元年。十一月，朱全忠領兵入河中。四月冬節，上又為鳳翔兵士擁幸政城。朱全忠將兵迎駕圍逼，時涉三載。癸亥歲正月二十二日，駕出朱全忠寨中，乃還輦轂。甲子歲，全忠迎上幸洛，四月改天祐元年，八月十一日乃行篡逆。寰海莫不冤痛也。

京兆尹有生殺之柄，然而清要之官多輕薄之，目為所由之司。京國士子進士成名後，便列清途，屈指以期大用。故事：若登廊廟，須曾揚歷於字人，遂假途於長安萬年之邑，或駕在東洛，亦為河南洛陽之宰。數月之後，必遷居閤下，京尹不可侔也。兩縣令初欲蒞事，須謁謝京尹，皆異常待之。庭前鋪置茵褥，府史引一人投刺於尹前，云某邑令某姓名，讚兩拜而已。大尹降西廊迎之，從容便就飯會府中。遂為體例。

咸通中，中書侍郎、平章事劉瞻，以清儉自守，忠正佐時。懿皇以同昌公主薨謝，怒其醫官韓宗紹等，縶於霜臺，并親屬二三百人散繫大理。內外憂懼，瞻上疏切諫。時路巖、韋保衡恃寵忌之，出瞻為荊南節度使，中外咸不平之。翰林承旨鄭畋為制詞，略曰「早以文學，疊中殊科，風稜甚高，恭慎無玷；而又僻於廉潔，不尚浮華，安數畝之居，仍非己有；却四方之賄，唯畏人知」云云。韋、路大怒，貶畋為梧州刺史。取《十道圖》，檢見驩州去京萬里，乃謫瞻為驩州司戶參軍。舍人李庾行誥詞，駁責深焉，將欲加害。

時遇懿皇厭代，僖皇初立，用元臣蕭倣佐佑大政，倣舉瞻自代。又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理之，韋、路意乃止焉。俄而路巖出為益帥，保衡又離相位，召瞻為康州刺史，再授虢州。瞻旋至湘江，韋保衡南竄，相遇於江中，瞻家人齊登舟外詬罵之，保衡約束家人，無辭以對。至賀州驛內伏法，乃是數年前殺楊收閤子中榻上也。瞻至湖南，李庾方典是郡，出迎於江次竹牌亭，置酒。瞻唱《竹枝詞》送李庾，「躡履過溝竹枝，恨渠深女兒」，庾懾怒，乃上酒於瞻。瞻命庾酬唱，庾云：「不曉詞間音律。」瞻投杯曰：「君應只解為制詞也。」是夕，庾飲鴆而卒。瞻至京，俄入中書。時宰相劉鄴先與韋、路相熟，深有憂色。方判鹽鐵，乃於院中置會召瞻，飲中寘毒而薨。鄴尋授淮南節度使，僖皇於麟德殿置宴，伶人有詞曰：「劉公出典揚州，庶事必應大治，民瘼康泰矣。」諸伶人皆倡和曰：「此真最藥王菩薩也。」人皆哂之。路巖即貶儋州百姓，至江陵，籍沒家產，不知紀極。有蚊幮一領，輕密如碧烟，人疑其鮫鮹也。及新州伏法。

咸通中，輔相崔彥昭、兵部侍郎王凝，乃外表兄弟也。凝，大中元年進士及第。來年，彥昭猶下第。因訪凝，凝衩衣見之，崔甚恚。凝又戲之曰：「君却好應明經科舉也。」彥昭忿怒而出，三年乃登第。懿皇朝多自夏官侍郎判鹽鐵，即秉鈞軸。一旦凝拜是官，決意入相，彥昭陷之。後數月之間，鹽鐵中有隳壞。凝罷職，朝廷以彥昭為之，半載而入相。彥昭母乃命多製鞋履，謂侍婢曰：「王氏妹必與王侍郎同竄逐，吾要伴小妹同行也。」彥昭聞之，泣拜其母，謝曰：「必無此事。」王凝竟免其責也。

古者五行官守，皆不失其職，聲色香味俱能別之。贊皇公李德裕，博達之士也。居廟廊日，有親知奉使於京口，李曰：「還日金山下揚子江中泠水，與取一壺來。」其人舉棹日，醉而忘之，泛舟上石城下方憶及，汲一瓶於江中，歸京獻之。李公飲後，驚訝非常，曰：「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！此水頗似建業石城下水。」其人謝過，不敢隱也。有親知授舒州牧，李謂之曰：「到彼郡日，天柱峯茶可惠三數角。」其人獻之數十斤，李不受退還。明年罷郡，用意精求，獲數角投之。贊皇閱之而受曰：「此茶可消酒肉毒。」乃命烹一甌，沃於肉食，以銀合閉之。詰旦同開視，其肉已化為水矣。眾伏其廣識也。

舊說，海中有派水貫於新羅國，色清而甘。或彼國怠於進奉中華，則彼水濁而無味。又嶺南荔枝，明皇幸蜀後，江南之人使罕及此果，亦彼中不稔。乾符中，僖皇在蜀，洞庭柑橘、東都嘉慶李、睦仁柿，亦味醋而澁。

北省官往日遺補，每上疏諫諍，多謝罪立誓詞，右補闕與左拾遺結狀。故中朝士人重右補闕、左拾遺也。

前朝宰相罕有不左降者，唯徐商持政公直，數十年不曾有累。其子齊國公彥若，亦以忠於上，和於眾，竟無貶謫之禍。

盧耽自進士登科後，出將入相四十九年，不曾稱前銜，皆從此任受於彼。

宰相堂飯，常人多不敢食。鄭延昌在相位，一日本廳欲食次，其弟延濟來，遂與之同食。延濟手擎餺飥，及數口，椀自手中墜地，遂中風痺，一夕而卒。

太常卿初上，寺內以雅樂全作而呈之。少卿初上，以半呈之。

搢紳子弟皆怯於尚公主，蓋以帝戚強盛。公主自置羣僚，以至莊宅庫舉，盡多主吏，宅中各有院落，聚會不同。公主多親戚聚宴，或出盤游，駙馬不得與之相見。凡出入間，婢僕不敢顧盼。公主則恣行所為，往往數朝不一相見。唯于琮相國所尚廣德公主，則賢和不同，乃懿皇親妹。于琮遭韋、路所逐，同到昭州。于公累起，被中官賜藥酒，公主詬罵，奪而擲之。常侍于公，手執公腰帶而坐。凡所經歷州郡，官吏不敢參迎，道途肩舁，門相對而行。果尋被詔却還輦轂，授太子少傅，次除右僕射，所謂公主之力也。

宮苑之間，八節游從，固多名目。每歲櫻桃熟時，兩軍各擇日排宴，祗候行幸，謂之「行從」。盛陳歌樂，以至盡日，倡優百戲，水陸無不具陳，在處堆積櫻桃，以充看翫也。

同州有長春宮，其間園林繁茂，花木無所不有，芳菲長如三春節矣。中書政事堂後有五房，堂候官共十五人。每歲都釀，醲錢十五萬貫，秋間於坊曲稅四區，大宅鱗次相列，取便修裝，徧栽花藥。至牡丹開日，請四相到其中，并家人親戚，日迎達官，至暮娛樂，教坊聲妓，無不來者。恩賜酒食，亦無虛日。中官驅高車大馬而至，以取金帛優賞，花落而罷。

京輦自黃巢退後，修葺殘毀之處。鎮州王家有一兒，俗號「王酒胡」，居於上都，巨有錢物，納錢三十萬貫，助修朱雀門。上又詔重修安國寺畢，親降車輦以設大齋，乃十二撞新鐘，捨錢一萬貫。令諸大臣各取意擊之，上曰：「有人能捨錢一千貫文者，却打一槌。」齋罷，王酒胡半醉入來，徑上鐘樓，連打一百下，便於西市運錢十萬貫入寺。

韓建喪母，尋訪松楸之地。有術士云：「只有一穴，可置大段錢物，亦乃不久而散。若

華州境內，即莫加於此也。」建乃於茲葬母。明年大駕來幸三峯，四海之人，罔不輻湊。建乃廣收商稅，二載之後，有見錢九百萬貫。後三年，盡為朱全忠所有。

兩軍所置街巡，禁止軍中兇暴。若百姓為盜鬬，即屬京兆府并兩縣捕賊司。軍人百姓不相參雜，天下亦如此。

天街兩畔槐樹，俗號為「槐衙」。曲江池畔多柳，亦號為「柳衙」。意謂其成行列，如排衙也。

每歲上巳日，許宮女於興慶宮內大同殿前與骨肉相見。縱其問訊，家眷更相贈遺。一日之內，人有千萬。有初到親戚便相見者，有及暮而呼喚姓第不至者，涕泣而去。歲歲如此。

華清宮湯泉內，天寶中刻石為座及芙蓉。聞說到今猶在，屋木亦有全者。

驪山多飛禽，名「阿濫堆」。明皇帝御玉笛，採其聲，翻為曲子名焉。左右皆傳唱之，播於遠近，人競以笛效吹。故詞人張祜詩曰：「紅樹蕭蕭閤半開，上皇曾幸此宮來。至今風俗驪山下，村笛猶吹阿濫堆。」

卷下

古有豢龍氏，長安有豢龍戶，觀水即知龍色目，有無悉知之。懿皇朝，龍戶上言：「龍池中走失兩條。」往關東尋訪數十日，東都魏王池中見之，取而歸闕。經華州，時李訥為華州刺史。訥父名建杓，向與白居易相善。訥為人正直，聞得龍來，大以為虛妄，命就公府視之。則於一小瓶子中，倒於盆內，乃二細鰍魚也。訥怒目曰：「何以為驗？」其人對曰：「驗非難也。」請於地中鑿一穴，闊一尺，已而注水其間，收鰍投水內。魚到水中，相趁旋轉，尾觸穴四隅，隨觸而陷，水亦暴漲。逡巡，穴已闊數尺。其人諮訥云：「恐穴更廣，即難制也。」遂搦入瓶中。訥方奇之，厚贈錢帛，攜歸輦下。

徐彥若弟彥樞，大中末，遇京國中元夜，觀燈於坊曲間。夜深，有一人前揖徐公，因同行，謂徐公曰：「君貴人也，他年賢兄必為輔弼之官。若近十年，即須請退，去京五千里外，方免難也。不爾，當有禍患。」行及一小巷口，其人曰：「某在此巷內居，別日請相訪。」遂分路而去。經旬日，彥樞行及其巷，乃訪之，並無人居。行十步餘，有一

小神祠，外路已窮盡。於是謁其神，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，含笑相視，彥樞記之。光化末，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，兄方居宰輔，遂話於兄。時四方皆為豪傑所據，唯有廣南是嗣薛王知柔為節度使，彥若遂請出廣州，昭皇授以節鉞而去，果免患難。

宣皇朝，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，人言能役使鬼神。上聞之，召見，狀貌甚異。帝謂左右曰：「斯人不可測也。」留於翰林中宿。洎夜，召與語曰：「聞公頗有神術，今南中柑橘正熟，卿能致之否？」元素對曰：「此小事。」請安一合於御榻前，數刻間，有微風入幕，元素乃啟其合，柑子滿其中。奏曰：「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，遠處取恐遲。」上嘗之，甚驚嘆，謂之曰：「卿要物應不難也。」元素曰：「若非奉天命，臣何敢自取？自取必有陰譴。」明日，上命一內家小兒以銀笛吹之，夜上高樹，宣元素從容聞其聲。上曰：「近有此怪，卿為朕逐之，可否？」元素笑曰：「此小兒耳！」乃書一符飛之，頃刻乃不聞其聲。明日，喚小兒詢之，云：「方吹次，似有人於口中撥去，黑中無計求也。」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，踵前吹之，宣元素聽。元素吐氣少許，其聲遂絕。上再三怪之，明日喚問，乃是被風吹落宮墻外，無由到樹。上又令人於後苑作一地穴如屋，點燭於其間，使數人鳴鼓，白元素曰：「又有此妖，卿可逐之。」復飛符，良久乃不聞其聲。翌日，上責穴中人，曰：「方擊鼓次，奉中使宣旨，不用擊也。」其夕，又穴鳴之，戒曰：「任聞宣傳，不可止也。」復不聞聲，上明日問其由。奏曰：「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，臣遂不敢違命。」上曰：「今夕更為，縱是我來，亦不可止也。」復不聞聲。隔日奏曰：「有一赤龍入穴，人皆驚走，所以然也。」宣皇駭之，異常敬重，前後異術不可盡記，賜賚孔多。半年後，堅辭歸江南，乃放去，不知其終。

李思齊者，常着綠、戴席帽於京輦，狀貌若三十許人。每閱市場，登酒肆，逢人即與相善。令狐楚聞之，召至宅，語言非常人。楚子綯侍立，覩之亦覺其異，云：「在昊天觀安下。」明日，楚令人覓之，無踪。咸通中，綯為淮南節度使，已逾三十年矣。門吏於市肆見思齊，貌若當時，驚而白綯。綯亦驚，使邀之，拜為丈人。謂綯曰：「何衰老如是？」綯復再拜，留宿府中。不住，云：「在紫極宮安下。」去而不復來。有人復一見在酒樓上，綯又令訪之，竟不來，莫知所去。

段文昌，貞元中在西川，為南康王韋皐賓從。皐薨後，遭劉闢，遂為外邑佐官。高崇文收復劍南，召居舊職，文昌再三謝之。崇文曰：「君非久在卑位也。」指己座下椅子，謂之曰：「此椅子猶不足與君坐。」遽請歸闕，行至興元一山寺中，有老僧指庭前梅樹曰：「君去日既逢梅臉綻，來時應見杏花開。」及抵京華，屢遷爵秩。數年後，拜益州節度使。經興元，至往日僧院，覩庭中杏花方盛，訪其僧，已卒。文昌追思之感愴，為

之設齋而去。文昌孫安節，為人厚重，言未嘗虛發。每云：「天復中避亂出京，至商山中逆旅，見一老婦人，無一半頭，坐床心緝麻，運手甚熟。其兒婦在側，言廣明庚子歲，巢寇入京，為賊所傷，自鼻一半已上並隨刃去。有人以藥封裹之，時不死兩日，亦如往者。後微動手足，眷屬以米飲灌口中，久而無恙，今已二十餘年矣。人間有此異事。」安節又云：「長安多凶宅，無人敢居。街東有宅，堂中有一青面如靛色，雙目若火，其面滿五間堂屋中，人呼為『大青面』。街西有宅，龜頭廳中亦有青面，可以一間屋中，人呼為『小青面』。安節少年，因冷節與儕類數人築氣毬，落於此宅中，斟酌不遠，於壁隙見在細草內。安節與眾穿壁入去取毬，數步間，試窺廳中，果見其面滿屋下，泛眼視諸人，乃一時奔出，莫敢取其毬也。」

咸通中，有幻術者，不知其姓名，於坊曲為戲。挈一小兒，年十歲已來，有刀截下頭，卧於地上，以頭安置之，遂乞錢，云：「活此兒子。」眾競與之，乃叱一聲，其兒便走起。明日又如此，聚人千萬。錢多後，叱兒不起，其人乃謝諸看人，云：「某乍到京國，未獲參拜，所有高手在此，致此小術不行，且望縱之，某當拜為師父。」言訖，叱其小兒，不起。俄有巡吏執之，言：「汝殺人，須赴公府。」其人曰：「千萬人中，某固難逃竄。然某更有異術，請且觀之，就法亦不晚。」乃於一函內取一瓜子，以刀劃開臂上，揑瓜子於其中，又設法起其兒子，無效。斯須露其臂，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。乃曰：「某不欲殺人，願高手放斯小兒起，實為幸矣。」復叱之，不興。其人嗟嘆曰：「不免殺人也。」以刀削其甜瓜落，喝一聲，小兒乃起如故。眾中有一僧，頭欻然墮地。乃收拾戲具，并小兒入布囊中，結於背上，仰面吐氣一道，如疋練上衝空中，忽引手攀緣而上，丈餘而沒，遂失所在。其僧竟身首異處焉。

西明寺中有僧名德真，過海欲往新羅，舟至海中山島畔避風。與同舟一道流，行其島嶼間，見泉水一泓，中有赤鯉一頭，道士取之不得，乃念咒禹步獲之。僧云：「海中異物不可拘也。」道士曰：「海神吾無懼。」僧苦求免之，投於波內，乃往海東。明年，僧還京，復寓西明寺，乃能卜射，言事無不中者。由是謁請如市，一二年間，獲緡不知其數。一旦，有客詣之，見小栢木神堂內幡花填其中，客以手捫其中，得一小兒，長數寸，朱衣朱冠，眉目如畫，狀似欲語，忽脫手飛去空中而不見。其僧歎惋久之，乃詬罵逐其客，客懼，走避之。經月，聞其僧言其事，皆無憑也。

王鮪者，凝之兄也，多異術。有相知多智，為使往宣州推事，謂鮪曰：「有何餞行相贈？」鮪出一小囊，其間如彈丸，不知何物也。謂之曰：「可長結在身邊，無忘也。」既到宣州，推事月餘，日晝寢於驛廳內。睡中轉身，為彈子所隱，脅下痛極，因躍下牀，就

外觀之，屋梁忽折，落於榻上，枕席有聲，震駭驛內，使人免茲難也。康駢著《劇談錄》，亦載鮪有異術。中書令韋昭度，方秉機衡，中外趨附者千萬。忽有老僧來謁，昭度方在道院獨坐，覩其僧，頗異之。僧曰：「令公禍將及矣。能隨貧道去否？特來相迎耳。」昭度恍然失色，亦甚懼焉，白僧曰：「某當權已久，深慮禍生，甚欲遠行，然略須辭別家眷。」其僧不許，昭度須請入焉。及至堂中，長幼聚哭，云：「無信妄說！」拽其衣裾。移時昭度脫身趨道院，已失其僧矣。詢諸閽吏，無有見者。兩月間遂遇難，與表弟李磎同破家也。

代說鄭畋是鬼胎，其母卒後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。初亞未達，旅遊諸處，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。及歸，妻已卒，詢其婢，婢曰：「娘子將欲產，臥之夕，聞空中有語曰：『汝須出觀外，無觸污吾清境。不然，吾當殺汝。』妻祝曰：『某婦人也。出無所歸，願聖者憫念。』及五更分娠後，乃殞絕。觀內道眾為殯於牆外野田中矣。」亞以錢酒往酹之，是夜夢妻曰：「某命未盡，合與君生貴子。無何，以觸污道院，為神靈所殺。從此向南十里，有一僧院，其間祇有一僧，年可五十來，此奇士也，君可往求之。僧必拒諱，但再三哀鳴祈之，當得再奉箕箒也。」及寤，不以為信。次夕，又再夢之，語如初。亞於是趨其院，果見彼桑門。初謁之，亦喜，亞遂告之，殊不管顧，曰：「我即凡人也，偶出家耳，豈能主幽冥之間事乎！」亞復懇祈之，僧怒，以拄杖驅擊。亞甘其辱，連日不去，夕亦不寢。僧乃許之，曰：「汝既心堅若此，俟吾尋訪之。」乃坐入定，半夜後，起謂亞曰：「事諧矣。天曙但先歸，吾當送來。」亞其夕歸觀，三更中聞戶外人語[１４]，即引妻來，言：「本身已燼壞，此即魂也，善相保守。」囑之而去。其事宛如平生，但惡明處，三二年間乃生畋。又數歲，妻乃辭去，言：「年數已盡，合當決去。」涕泗而別，俄不知所之。

咸通初，有布衣爨，忘記其名。到京輦，云黔巫間來王公之第，以羊挺炭三十斤，自出小鋸并小刀斧，剪截其炭，疊成二樓，數刻乃成。散藥末於上，下用火燒之，藥引火勢，斯須即通徹二樓，光明赫然。望其簷宇窗戶，彫楹刻桷并闌檻，罔不周備。又有飛橋連接二樓，有人物男女若來往其上。移時後，炭漸飛揚成灰，方無所覩。懿皇聞之，召入宮禁，久而不知所之。

李琮為湖南觀察使，漁者獻鯉魚一頭，長數尺。琮命家人烹之，魚腹得印一面，文曰「衡山縣印」。琮令廳吏索衡山縣近文書，看其印篆分明，乃遣召衡山令，使攜印來。及到閱之，果然新鑄也。琮屏人詰之，宰邑者伏罪，首曰：「舊印為惡人竊去，某與主吏並憂刑戮，所以潛命工匠為之，今則唯俟死命也。」琮憫之，為祕其事，碎新印，令齎

舊印歸縣，罕有知之者。

邠公杜悰，人臣福壽，少有其倫。日常五飡以為常式，一日之費皆至萬錢，夜間亦是一食。暮年有醫工諮曰：「相公不宜夜食，恐臟腑壅滯以致疾。」悰笑曰：「吾六十餘年如此矣，有何患哉？」京西有客見人牧羊，徧滿山壠，不知幾千萬口。客詰之自何而來，答曰：「來自鄜、夏，供相公食耳。」指顧之際，轉首恍然，並無所覩，乃知神靈所授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